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一石三斗粮

吴 中 著

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一 石 三 斗 粮

吴 中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9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旧社会农民苦难生活的中篇小说，它的内容是这_样的。

抗日时期，在沦陷区的某乡村，遭受到严重的旱灾，农民们在死亡线上挣扎，纷纷携儿带女，外出逃荒。贫农王苦保老汉，因老伴卧病在床，无法他往，一家人饥寒交迫，走投无路。为了全家活命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王老汉将女儿大妮卖给恶霸地主史万金做小老婆。大妮到史家后，受尽种种欺凌和摧残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同情她的，只有史家的女佣王大罐和长工老七；在阶级感情的基础上，大妮跟老七发生了爱情。后来，八路军打来，解放了这个乡村，斗争和镇压了史万金，将大妮救出火坑。大妮跟老七结了婚，开始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

作者是战士出身，学文化不久，这部小说是根据作者家人的亲身经历，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写成的。

工农兵创作丛书(30)

一 石 三 斗 粮

吳 中 著

★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4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★

书号 0432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 5/18 字数 83,000

1959年2月第1版

195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5,000 定价 (六) 0.28元

抗日时期，在李庄村西头，地主李友良家的西园子里，住着一家姓王的。

王善保老汉全家是六年前逃荒来到这里的，那年李庄这地方的年头还不错，老汉全家就在这村子里住下来。

李友良看到王老汉庄稼地的活样样都会，有把力气，人又老实忠厚，又肯干，就一心想把王老汉搞到手，就假仁假义的叫王老汉全家住到他家西园子的那两间破屋里去。这样，王老汉全家就算在李庄落了户。

王老汉在李友良家的园屋里住下后，就在李家补了名短工。有活就干，没活就歇。王老汉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只知道傻卖力气，从来也不多说话。有时在地里做活，别的长工叫他歇歇，他也不肯歇，直到看见别人都歇下了，他才走过来说：“歇歇吗？”说着就坐下去拿出他的旱烟袋来。

有人问：“老王，累吧？”

“嗯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累不累呀？”

“噢，不累，不累。”随后就又忙着解释说：“我的耳朵不大管用，你们讲话我听不大清。”大家这才知道他的耳朵有点聾。

提起王老汉的耳朵，倒引起了王老汉一段难忘的心事。人们要问他的耳朵是怎样聾的，王老汉总是叹口气说：“唉！提起来一言难尽！我九岁的那年，给一家地主放牛。有一天，我把牛赶到山坡上，几条牛吃着吃着草，忽然间有两条牛打起架来了，我跑过去紧打慢打，谁知道竟有一条牛把牛角碰掉了一只。地主看到不问青红皂白，就随手抓起一根棍子，没头没脑地打下来。我尖叫着昏过去好几次，等我醒过来已是晚上，我浑身痛的难过，耳朵里嗡嗡的响着，从这天起，耳朵就一天一天的聾起来。唉！地主羔子就是这样狠心的。”王老汉说到这里摇摇头就不再说下去了。

人们知道他的耳朵聾，跟他说话的声音也大了。人们无意中叫他声王聾子，他也不见怪，总是很客气的答应着，就这样王聾子的名字就慢慢的传开来了。王聾子这外号叫顺了口，人们碰到他再也不提他的本名了。

王老汉已经是快五十岁的人了，干起活来却赛过二十几岁的小青年。他全家是五口人过日子，老夫妇俩，两个闺女和一个儿子。大闺女叫大妮，二闺女也就顺着排下去叫二妮，儿子最小，又是个老生子，就起了个名字叫留根。老汉全家来到李庄这五六年内的光景，混的总算

不錯。老汉除了帮李家做短工外，空闲下来就帮助老伴編結葦席。她除了会編席还能做一手好活路。女兒大妮也跟着娘学了一手好活路，經常帮助人家做些針線活兒。全家人就是这样混过来，小日子过的还算不大离。人有句老俗話：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日子过好了，是为下一輩。”老汉甭說，当然是往这一方面奔了。

王老汉全家自从来到李庄，在这几年当中确实够省吃儉用的，积攢下了一点东西。就在这年的冬初，王老汉把积攢的一点东西变卖了，买进了二亩沙河地。要是赶上年景好，雨水勤，收成还是不错的，全家人欢喜的不得了。

吃过了晚飯，全家人坐在灯下，老汉一面吃着烟一面笑咪咪地說：“这几年全家人奔死奔活的，省吃儉用的，总算弄到了二亩地啦！往后的日子就好过啦！有了二亩地也总算有个奔头啦！今后我再也用不着一年到头的光給人家做短工啦！首先得把自己的二亩地弄好再說，有閒着的日子再帮人家做几个短工。这样一来，咱全家再省吃儉用一点，到明年秋后就好买上一头小毛驢啦！哼哼！这个小日子嗎也就有个过头啦！哈哈”老汉越說越高兴，他把烟袋放下，还想繼續說下去。

这时躺在老伴怀里的留根，听到爹說要买一个小毛驢子，一下子就从娘的怀里爬起来，打断了老汉的話，說：“爹！爹！咱要买个毛驢！我就和俺二姐姐去拔草給它

吃，管保叫它餓不着！”

老汉接過來說：“根！根！別吵，別吵，听爹說，要買頭小驢，一定叫你去拔草給它吃。”老汉把嘴一撇又說：“不的話，叫它吃什麼呢！能叫它挨餓嗎？”說的全家都笑了。

這時留根又搶着說：“爹，我還有！我還有！……”

“根！你還有啥？說給爹听听！”老汉高兴的把头抬起來說。

在老汉講話時，留根就高兴地跑到了老汉跟前，爬到老汉腿上了。留根仰起他那圓圓胖胖的小臉蛋，笑咪咪地對着爹說：“咱家不是有了地了嗎？”

“是啊！”老汉一面摸着留根的头一面說。

“爹！明年咱家也種一些長生果吧！”他說完這句話，不眨眼的看着爹的嘴，希望很快就能得到爹的答復。

老汉看着他那天真活潑的模樣，笑嘻嘻地說：“好！明年給你種一些長生果。”又用手捏着他的小嘴說：“你怎麼這樣好吃呀，小家伙！哈哈！你……”

留根滿意地笑着跑到娘那里去，得意地對娘說：“娘！明年種了長生果，我和俺二姐姐去看着。”

“好！好！你快着上炕去睡覺吧！”

留根看看爹娘的面孔，就爬上炕去。躺在炕上，不一會就帶着得意的微笑睡着了。

老汉給留根蓋上了一件破棉祆，又拿起了烟袋，裝上

烟凑到火盆上叭噠叭噠地紧吸了两口，吐出来的烟正好吹到二妮坐的地方。

二妮被这烟呛的咳嗽了两声，打了个哈欠，流出了带睡意的眼泪来，她用手揉了揉眼睛说：“娘，我睏啦。”

“睏了躺到炕上去睡吧，别碰着留根。”

“唔。”她就爬上炕去了。

老汉咳了两声，在炕沿上磕了磕烟袋灰，把烟袋放下，就和老伴商量起二亩地明年种些什么。

大妮纳完了一只鞋底，站起来拨了拨灯芯说：“娘，这一晚上不早啦，睡觉吧！”

她娘打了个哈欠说：“好，睡吧。”

老汉躺到炕上以后，哪里睡的着呢，他仰面朝着漆黑的屋顶，两只手放到头底下，在想着和老伴商量的一些事情：“对！就按着老伴的意思去做，一亩大田就种半亩谷子半亩高粱，那亩麦地就种半亩棒子半亩红薯。”老汉翻了个身，心里乐滋滋地想：“明年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，半亩谷子就能收他一二百斤，高粱也能收一二百斤，半亩棒子再收个二三百斤，红薯再收个千儿八百斤的，加上老伴经常编编草席，大妮子帮助人家做做针线活，我有空闲的时候再帮人家做做短工，就是没有短工做的話，背上粪筐去拾粪，一定要把这二亩地摆弄的壮壮的。这样一来，今后的小日子就甭发愁啦！……”老汉又翻过身来，回想起来到李庄这几年的情形：“自从来到这里，总算混的不大

离，好歹混上了二亩地。总算给孩子们治下了点家当。就是死后也能闭上眼啦！孩子们也有指望啦！我老汉也有葬身之地啦！……”老汉越想越来劲，想着想着就笑咪咪地睡着了。

老汉一觉醒来，天还没有大亮，他就叫醒大妮：“妮，起来做饭吧。你娘今天还要去赶集镇卖席去哩。看起的晚了赶不上好市面。”

大妮揉了揉眼睛就爬起来了。

大妮起来后，老两口子也都起来了。老汉对着老伴说：“根他娘，来！我们把这几张席整理一下吧！等一会你好拿着去赶集。”

老两口一面整理一面说着话，老汉说：“根他娘，你今天卖完了席，顺便给我买点烟末来。”

“你就是忘不下抽烟。”

这时大妮烧热了水，她给他们打好了洗脸水走到门口说：“爹，娘，来洗脸吧，洗脸水已经打好了，看凉了。”

老汉随声应道：“好！这就来。”老两口子把席捆好，就回到屋里洗脸啦。

大妮把饭烧好后，就把弟弟妹妹叫起来。她给弟弟留根穿好衣裳，就把炕上的被子送起来，收拾着桌子准备吃早饭了。

留根看到姐姐收拾桌子就问：“姐姐，今天怎么这样早就吃饭呀？”

“吃了飯娘要去趕集賣席去。”

留根听姐姐說娘要去趕集，就說：“娘！我跟你去！”

留根娘用手巾擦着臉，坐到炕沿上哄着他說：“好孩子，你在家等着，娘一会就回來，回來的時候給你買長生果來。”留根听娘說給他買長生果來，也就不要去了。

留根娘臨走的時候，老漢又告訴她說：“可想着給我買烟末來，別忘了。”

“你就是忘不了買烟末。”她說着就扛起席走出去。

留根娘走后，老漢也背着糞筐出去了。

二

大妮洗好鍋碗，對妹妹二妮說：“妹妹，你在家裏好好的跟弟弟玩，我給咱弟弟把這雙棉鞋頭搞好。”二妮答應了聲“好！”大妮就拿着弟弟的棉鞋頭走出去。

大妮今年十六歲，中等身材，黑里透紅的長方臉蛋，兩道很黑的眼眉下面，一對烏黑滴溜圓的大眼睛，人們一看就知道她是個聰明伶俐能干的女孩子。她頭上生了漆黑的一頭頭髮，梳了一條大辮子，背在脊梁後面，走起路來一搖一擺的。李莊村里的人們誰看到她誰都會誇誦道：“大妮這孩子倒是心靈手巧的，跟着她娘學了一手好活路，學啥會啥，一看就懂。真是什麼樣的娘生什麼樣的閨女。”

大妮拿着鞋子一路走一路做的向小黑子家走去。这时，小石头娘正站在小黑子家門前和小黑子娘說話哩。大妮抬起头来笑嘻嘻地說：“两位大娘在这里說話啦！沒有去赶集嗎？”

“啊！沒有去，赶集又沒有什么好买的，去干什么呀！你娘哩？”

“俺娘，上街去卖席啦！”

“你娘又去卖席啦？”

“嗯！三大娘，你家珍姐姐在家嗎？”

小黑子娘看了看大妮手里拿的活，答应了一声說：“在家，你去吧，你又給誰做的棉鞋呀？丫头。”

“給俺弟弟做的。”大妮說着就跑进屋去。

小黑娘对着小石娘說：“他大娘，你也到俺家里来坐会吧？”

“不，不去啦，俺小石头爹去赶集啦，家里还没有人呢。”她說完就走啦。小黑子娘也轉身进家里。

大妮跑进大門，一眼就看到大珍和她弟弟小黑子，坐在堂屋里听他們的奶奶講什么。大珍坐在門檻上，臉朝里背朝外的在前仰后合的大笑哩。大妮就輕手輕脚地走过去，大珍还没发觉坐在小板凳上的小黑子看到了，就叫了起来：“姐姐，姐姐，你看……”大妮搖了搖手，表示不叫他講。小黑子不領会她的意思，还是說：“你看誰，……”

大珍忙問：“看什么？看……”

大珍一句話還沒有說完，眼睛就被大妮從背後捂住。

小黑子笑着叫着：“姐姐！姐姐！你猜，你猜這是誰呀？”

“是蘭秀，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是大二，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噢！我知道啦！”

“誰呀？”

“是小鳳，”

“更不是，姐姐，姐姐，你猜不着！”

大妮屏不住氣，哧的一下子笑出口來。

“噢！還是你個死丫頭！快！快放手！看把人家的眼珠子都捂痛啦！你看眼淚都流出來啦！人家這裡正听奶奶說笑話說到好玩的地方！你個死丫頭就來啦！還捂人家的眼睛，真討厭！我不跟你玩啦！”大珍假裝生氣地掙扎着說。

大妮忙放開手，陪着笑臉說：“好姐姐！別生氣！我來給你賠禮啦！你看，我給你鞠個躬吧！”大妮說着就彎腰鞠了個九十度的躬。大珍抬起頭看，兩個人正好碰了一個頭，都忍不住笑了起來，小黑子和他奶奶一看到這種樣子，也哈哈大笑。

小黑子停住了笑聲，叫道：“姐姐，姐姐，你們別笑啦！別笑啦！你听，奶奶又說笑話了，你听……”

小黑子奶奶哼了一聲說：“不說啦！不說啦！看你們這

个吵鬧勁。”

大妮和大珍也停住了笑說：“好奶奶！好奶奶！你再說一个吧！我們不笑啦！”

“好！你們別吵鬧，我再給你們說一个。”她低下头去想了想說：“我給你說說你大妮姐姐家的故事吧，小黑子。”

“奶奶，俺家有什么好說的呀？”大妮詫異地問。

小黑子奶奶說：“你們好好的听着，我給你們說說你大妮姐姐家的故事。你大妮姐姐的老家可不是咱这里的……”

小黑子搶着說：“奶奶，奶奶，不是咱庄的，是哪里的呀？”

“你听着，你大妮姐姐的老家离咱这里可远啦！有七八百里地呢！……”

“那，她們家，怎么到咱这里来的呀？”小黑子問。

“那一年，你大妮姐姐来到咱这里的时候才九岁，你才生下来不几个月。”她指着小黑子說。

小黑子又問：“她家为什么到咱这里来呀？”

“那一年她們家乡，是个多年沒有的大災荒年，她們那里的人全都……”

小黑子又追問一句：“奶奶，那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”

“是河南，小地方我記不大清楚啦！”

“刘家庄子。”大妮說。

大珍接过來說：“小黑子，不要吵，听奶奶說，奶奶还

沒有說完哩，你就插嘴問，真討厭！奶奶，俺大妮妹妹那里的人，那年都怎样呀？”

“她們那里的人，穷人家餓死的餓死，逃走的逃走。就剩下少数的財主們沒有逃啦！唉！……”

“奶奶，財主們怎么不逃走呀？”

“財主們家里一年打下三年吃不完，他們有吃的有喝的，当然不用逃了。”

“奶奶，俺大妮姐姐家，为什么也逃出来啦？”

“你大妮姐姐家是穷人家，沒吃沒喝的，当然要逃出来了，不逃出来在家不餓死了嗎。”小黑子噢了一声，她繼續地往下說：“那年你大妮姐姐九岁，二妮姐姐五岁，你留根弟弟也才生下来，比你小一个月。你大妮姐姐家里还有一个爷爷，就是那年餓死的！唉！……”

“奶奶，为什么会餓死呀？”小黑子不解地問。

“別打岔，听我說，怎么会餓死呀！那年你大妮姐姐家乡鬧災荒，穷家穷戶的不知餓死多少人呢！能跑能走的都帶着老婆孩子逃走啦！你王大叔也就帶着你王大嬸和你两个姐姐一个弟弟，逃到咱这里来。要說起来，你王大叔才是大好人呢！在咱村里，从来沒有和別人吵过嘴，別人也沒有說过他的不好。但是你王大叔不管对誰說起話来，总忘不下他們逃荒的那个年景来，一提到那个年头，你王大叔总是唉声叹气地說：唉！別提那一年啦！提起那一年来才叫活受罪呢！有一次你王大叔对我說……”

“奶奶，他对你说什么呀？”大珍問。

“你王大叔說，那年他爹——就是你大妮姐姐的爷爷七十二岁，身子又有痲病，要吃沒吃，要喝沒喝，又赶上你王大孀生你留根弟弟，他老人家这么大年紀啦，才添了一个小孙子！他就舍不得吃，舍不得喝的省点东西給你王大孀吃。你王大叔叹了口气又說，就这样把家里能变卖的东西，都拾掇拾掇卖光啦！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向前挨，到了九十月里，实在再也不能挨下去啦！天气又冷，你王大叔他爹的病也就一天一天的重起来，沒几天的工夫，他老人家就連冻帶餓的死去啦！唉！你王大叔全家人餓的連哭都哭不出声来啦！你王大叔狠着心，把自己仅有的两間破房子卖了，才算把他爹的尸体埋葬了。你大叔就帶着一家四口人逃出来，哪里去呢？就来到咱們李庄。这就是你大妮姐姐家来到咱这里的一段故事。”

家庭的这些往事，大妮老早就听說了，但听了小黑子的奶奶談起，仍不免感到难过，流出了悲痛的眼泪。

小黑子看到大妮姐姐哭了，就說：“俺大妮姐姐哭起来啦！”

大妮揉了揉眼睛說：“沒有！”但是她的喉嚨已經癢啞了。她站起来走到屋門口看了看天，天已經快晌午啦，回头說：“珍姐姐，俺要回家做飯去啦！天已經不早啦！俺娘赶集去，恐怕也要回来啦！奶奶，俺走啦！”說着就走出門外去。

三

、說到災荒也真有点奇怪，現在已經快要過年啦，還沒有落過一片雪花，不光沒有下雪，就是連陰天的日子也很少，有時看到天空有了點云彩，誰知道一陣西北風刮過，云彩又給刮的不見了。

人們是多麼想下一場大雪啊！但人們的指望總是落了空。

王老漢對下雪的想望更為深切，有時他就對老伴說：“根他娘，怎麼今年到現在還不下場雪呀！是不是又要鬧旱災呀！如果還不下雪，明年的麥子又沒有指望啦！根他娘，你說怎樣啊？”

留根娘接着說：“可也是呀！到現在也沒下场雪。可能明年的春雨來的早一些，你就放心吧，根他爹！”

老漢皺着眉頭搖了搖頭沒作聲，就坐在桌旁抽起煙來，一面抽煙，一面心里盤算着：“唉！為什麼到現在還不下雪呢！咱窮人們就是指望著冬天有幾場大雪，雪就是麥子的被，沒有雪，明年麥子怎麼能收成的好呢！我記的有句俗話是這樣說：冬季有場大雪下，明年麥子站着拔。象今年這樣，明年麥子不是又沒有指望了嗎？唉！”他長嘆了一口氣，拚命地抽了兩口煙，把煙袋往桌上一放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唉！完啦！一切都完啦！明年……”

留根娘插嘴說：“你又一個人在哪裏些什麼？”

老汉的眉头皺的更緊了，他頭也沒抬，又回想起了他們逃荒那年的情形來，“唉！還不是和那年一樣，一個冬季沒下雪，到了春天也沒雨，就遭到了多年沒有的大旱災。唉！……”

老伴看到他唉聲嘆氣的樣子，就知道他心裡在發愁，她帶安慰他的口氣說：“根他爹，你不要瞎想吧！也許明年的春雨來的早，春雨來的早不是一樣能有收成嗎。你何必現在瞎發愁呢！”

老汉點了點頭，心裡稍為寬了一些，心想：“也是啊！可能春雨來的早。”

這時大妮已做好了晚飯，叫他們吃飯了。留根娘就走過去點着了那盞豆油燈，開始吃晚飯了。

春天眼看著一天一天的過去了，雨還是沒有下過，窮苦的人們，都是愁眉苦臉地望著天嘆氣。

王老汉心裡比別人更是焦急，他經常一個人在嘆著氣，自言自語地祈求道：“唉！天哪！你可憐可憐，我們這些窮苦的人們吧！給我們下場透雨吧！天哪！你千萬不要跟咱們這些窮苦的人們作對吧！你老天要是再不下場透雨的話，咱們這些窮苦的人們就又要挨餓受飢啦！唉！”

旱風還是一天一天的刮著，沒有要下雨的征兆。

王老汉心裡愈來愈焦灼了，象放在油鍋里熬煎似的，他翻來復去地想：“唉！真倒霉！偏偏咱買了這麼二畝地，